

# Research on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Ethics—Based on Howard Goldblatt’s English Version of *Rickshaw Boy*

Xirui Ying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4,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ountr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nsensus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More and more scholars hope to showcase the diversity and charm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orld through external communication, promoting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is paper, guided by Chesterman’s translation ethics model, selects Howard Goldblatt’s English Version of *Rickshaw Bo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t mainly discusses how Howard Goldblatt demonstrate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e-creation ethics, service ethics, and communicative ethics, thereby promoting the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 Keywords

translation ethics; *Rickshaw Boy*; re-creation ethics; service ethics; communicative ethics

# 翻译伦理视域下译者主体性研究——以葛浩文英译本《骆驼祥子》为例

应熙瑞

云南民族大学，中国·云南昆明 650504

## 摘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讲好中国故事”逐渐成为国人共鸣。越来越多的学者希望通过外宣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和魅力，促进中外文学的交流与互鉴。论文以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为指导，选取葛浩文英译本《骆驼祥子》为研究对象，结合译者主体性的特点，主要从再现伦理、服务伦理和交际伦理这三个维度探讨葛浩文在英译过程中是如何发挥译者主体性的，从而促进中外文学交流。

## 关键词

翻译伦理；《骆驼祥子》；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

## 1 引言

翻译作为人类行为，是有意识、有目的、能动的自觉活动（王大智，2005）。因其不可避免地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所以必定会有伦理的相应体现，使翻译行为与伦理范畴产生交集（谢世坚、梁琪婉，2023）。贝尔曼主张的翻译伦理要尊重原作，包括其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韦努蒂认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

【作者简介】应熙瑞（1999-），女，中国云南宣威人，在读硕士，从事翻译学研究。

安东尼·皮姆认为翻译是“一项交际行为，是为某一客户而提供的、针对既定接受者的一项职业性服务”。安德鲁·切斯特曼在《翻译模因论》中阐述了五大翻译伦理，依次是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承诺伦理。依据此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切斯特曼认为“译者要保证互为异己的各方达成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

中国学者对于翻译伦理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翻译伦理视角下译者伦理、译者主体性及文学作品译作对比研究等。代表性研究有：吕俊最早提出翻译伦理是跨文化交往活动中的道德规范。许钧也提到“从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方法的采用、包括翻译作品的编撰与加工，无不受到‘该怎么译’这一道德层面的约束和影响”。王大智在阐明翻译伦理研究的必要性之后，针对中国现阶段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所

遇到的具体问题,提出开展翻译伦理研究的理论构想,他认为翻译伦理就是如何规范翻译行为,使翻译伦理的概念逐渐清晰。

## 2 翻译伦理与译者主体性

从伦理学的定义看,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就是道德,也就是有关行为的善恶和好坏的学科。翻译研究扩展到文化领域,伦理日渐成为学者们探讨的话题。而当“主体”和“主体性”这类概念引入中国翻译领域之后,中国的翻译研究者也开始了对翻译中主体性的积极探究。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翻译的伦理,打破了传统的翻译伦理学有关“忠诚”的局限性,从而拓宽和深化了对于翻译伦理的理解,这对译者主体性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 3 《骆驼祥子》葛浩文英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分析

《骆驼祥子》可谓一部风俗小说,书中充斥着大量的北京口语和方言,充分展示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应遵循再现伦理的原则,展现出一个能忠实反映原文意义、意图和风格的镜像翻译。此外,海外读者可以通过译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生活和风俗,从中感受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变迁,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理解。显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译者需要遵循交际伦理。就葛浩文翻译而言,其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再现伦理;②服务伦理;③交际伦理。

### 3.1 再现伦理

再现伦理反映了原文对译文的制约和作者对译者的制约,译者受原文的制约,必须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发挥主体性,不能打着译者主体性的幌子随意翻译。不管是在原文的语言层面,还是在文体构造上,葛浩文译本都忠实再现了原文的写作技巧与创作风格,为目标读者提供了与原文读者同等的美学体验。

例1: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

葛译: *Throwing a meaty bun at a dog ensures it will never return.*

分析:原文中,该谚语的意思是“一旦做了某事,就很难收场了”。葛浩文在准确理解原文之后,选择了与原文内容一致的翻译方法,保留了原句中的典故,有助于激发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同时,葛译的句子结构和语言风格比较通顺自然,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不仅保持了词语的原始意义和原句语境,而且避免了意义上的偏差,使得目标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含义。此外,葛译保留了“meaty bun”和“dog”的形象,使得翻译更具形象化和生动性。从而使读者沉浸在原作中,与源语读者的感受相同。

例2:我给他个“徐庶入曹营——一语不发”。

葛译: *I'll remind him of Xu Zhe, who was brought as a prisoner to Cao Cao's camp, and not say another word.*

分析:原文中,该谚语出自《三国演义》,意思是徐

庶本为刘备身边的一位大将,为刘备效力,后来却投奔了曹操。他投奔曹操是不得已而为之,徐庶虽然身在曹营,却终身不为曹操献策。在翻译时,葛浩文选择了直译,对该短语所涉及的两个历史人物——徐庶和曹操予以了保留,忠实于原文,呈现出了较高的“求真度”,不仅有助于保持原作的文学价值和韵味,而且读者可以透过译文,更好地了解原文中的典籍故事或传说,增进中外文学交流。但是,有个小小的缺憾是,葛译将徐庶(Shu)译成了 Xu Zhe。

例3:嫁鸡随鸡,什么也甬说了。

葛译: *As they say, marry a rooster and spend your life as a hen.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say.*

分析:原文中出现的“嫁鸡随鸡”,喻指女子出嫁后,不论丈夫好坏,都要安于所遇,随遇而安,强调在婚姻中的顺从和适应。葛浩文凭借自己母语的优势,采取相对忠实的译法,选用“rooster”和“hen”来进行翻译,不仅将“鸡”的意象展现出来,并淋漓尽致地传达出“虎妞”嫁给“祥子”之后,尽心尽力、毫无怨言的一生。此外,葛译还考虑到了形式上的统一,选用了两个简短的动词短语,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做到了简洁明晰和工整统一,与原文语言形式和风格相呼应。

《骆驼祥子》中涉及了许多与此相似的语言表达方式。例如,“祥子”译为“Xiangzi”,“小马儿”译为“Little Horse”,“高妈”译为“Gao Ma”,“黄天霸”译为“Tyrant Huang”等。这些文化负载词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承载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翻译这些人物形象时,葛浩文采用了音译法,努力保持源语言的文化特色,特别是那些在中国历史上广为人知的经典人物形象。在其音译之后,通过民俗文化词汇转换将源语言文化植入目的语文化中,让读者靠近作者。

### 3.2 服务伦理

在服务伦理的指导下,译者应该将目标读者置于首位,确保译文符合读者的需求和理解水平。服务伦理赋予了译者一定的主动性,译者可以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调整,以达到其翻译目的,同时,这种主动性也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能动性特征。

例1:曹太太给他两丸“三黄宝蜡”。

葛译: *Mrs. Cao gave him two Thrice Yellow Precious Wax cure-alls.*

分析:原文中,“三黄宝蜡”是用来修补车辆的一种润滑剂。在小说中,祥子经常使用宝蜡来修理和维护他的手推车,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象征,代表着他对生活的艰辛和对生存的努力。这个形象也反映了祥子在社会底层挣扎生存的艰辛和无奈。这个形象在小说中被频繁提及,是祥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尽管直译会让读者感到困惑,但葛浩文希望能够保留其象征意义。因此,葛译采用了直译加注的翻译技巧,将“三黄宝蜡”译为“Thrice Yellow Precious Wax

cure-alls”，保留了原文的意思和文化背景，更加贴近原文的表达方式，此外，其加注部分“cure-alls”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语境，同时，借“宝蜡”这一形象来暗喻祥子通过各种手段来谋生和生存，将祥子在社会底层挣扎生存的艰辛和无奈这一形象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例2：祭灶那天下午，溜溜的东风带来一天黑云。

葛译：East winds swept black clouds into the area on the afternoon honoring the Kitchen God.

分析：该句描述了祭灶那一天的气候和天气状况，通过风和云的描绘，表现了一种阴郁的氛围，为小说后续情节的发展营造了一种压抑的氛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灶，是祭祀灶神，是一种尊敬和纪念祖先的仪式，通常在农历的某个特定日子举行。在翻译时，葛浩文采取了释译的翻译方法，将“祭灶”译成“honoring the Kitchen God”，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句所表达的意思和情感，让读者更好地融入情节氛围中，这种气氛也为后文中祥子的命运铺设了基调，也可以理解为对主人公命运的一种隐喻。这有助于读者联系上下文，更好地理解小说情节的发展。

例3：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账。

葛译：As a young man, he'd been a guard at an army depot, had run gambling dens, had dealt in slave traffic, and had profited from usury.

分析：原文中，“阎王账”指高利贷，“放过阎王账”就是放高利贷，而“阎王”在中国文化中是阴间的主宰，掌管人的生死和轮回，为了避免读者理解上的偏差，更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在翻译时，葛浩文采取意译的翻译方法，将“放过阎王账”译为“profit from usury”。虽然没有还原源语中的神话人物形象，但这种务实性的改变却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使译文更加贴近目标读者的用语习惯和文化背景。

### 3.3 交际伦理

翻译的目的是对原作进行修改，以消除读者理解上的障碍，这对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是至关重要的。老舍所著《骆驼祥子》包含了大量的民俗文化词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小说中充斥着对贫困、压迫、人性的探讨和揭示，对于海外读者具有启发和思考价值。因此，为了使国际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书内容，译者可能需要原著内容进行调整、添加注释等。在涉及文化特色词汇时，应适当运用文学手法，使得原文更富有情感，从而向海外读者传递中国的美和中国文化的内核。

例1：顺水推舟，省的大家出丑。

葛译：That way we'll get what we want without causing a scandal.

分析：原文中，这句话是祥子对自己的一种心理安慰，他认为顺水推舟是一种聪明的行为，可以避免出丑，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在小说中，祥子常常处于社会底层，生活困苦，他通过这种心态来应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在这里，葛浩文采用英文中的习惯用语“*That way we'll get what we want*”进行翻译，这个句式简单直接，表达清晰，多用于日常交流，容易被读者理解，同时，“*That way*”承接了上文的内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了语境间的连贯性。此外，该译文也将祥子机敏和精明的人物性格特征展现出来，即懂得如何在逆境中生存，并且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种性格特征也是祥子在社会底层生存的一种应对方式。

例2：咱们是先斩后奏。

葛译：We boarded the train before we bought a ticket. Neither of us can deny what's inside me.

分析：原文中，这句话是祥子的一个伙伴对他说的。他们计划偷取一辆车，这句话意味着他们已经决定要行动了，不会再等待其他人的同意或者批准。同时，他也表达了对祥子的信任和团结，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会一起承担后果。在翻译时，葛浩文采用受众群体惯用语的方式，巧妙地将“先斩后奏”翻译成了“*We boarded the train before we bought a ticket*（我们俩是先上车，后买票）”，实现了双语间的切换，该译文不仅便于目标读者理解上下文，而且生动地展现了小说中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对抗命运的决心。

## 4 结语

译者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处理了原著中的文化、社会和历史背景，使得英译本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艺术性，为国际读者呈现了一部优秀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同时，其译文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有效促进了国际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认知。总之，葛浩文的英译本《骆驼祥子》在保持原著风格的同时，成功地将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介绍给了国际读者，为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1] 吴术驰. 翻译伦理研究的反思与重构刍议[J]. 中国翻译, 2021, 42(5): 5-14+191.
- [2] 谢世坚, 梁琪婉. 翻译伦理视角下《牡丹亭》英译本对比研究[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3, 36(4): 28-33+127.
- [3] 胡作友, 彭九州. 西方翻译伦理思想批判性审视[J]. 中国翻译, 2023, 44(2): 26-34+188-189.
- [4] 岳静纯. 翻译伦理视角下译者主体性分析[J]. 文学教育(下), 2021(6): 20-23.